

張雅燕：享受塗抹時光

香港於 1993、94 年間，因為回歸中國，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，都有很大的影響。從事藝術工作的我，也希望對這個居住和成長的地方，有更深的認識和了解，這是我創作一系列以香港為題材的畫的原動力，而我做了一些研究和資料搜集工作，也成了部份畫的元素。這系列的作品，包括一些懷舊的題材，歷史的回顧和追憶，以及整個社會因經濟而帶來的急劇轉變，在內容上並不局限於景物的變遷，也包括了對社會精神面貌的探討。

為了配合香港中西融匯的特質，一般的宣紙或皮紙並不適合。於是我特別設計了一種畫紙，以質薄如紗而表面粗糙的手造紙，裱在洒真金的手造紙上，金箔透過紗紙約隱約現，既懷舊又有現代感。我覺得這種紙特別能配合我要表達關於香港的情感和氣質，這系列的畫名為《世紀末的華麗》。

世紀末的華麗

《世紀末的華麗》，包括寫景和寄情的《玫瑰園》、《天台偶拾》、《九七如意》、反映社會狀況的《雙城記》、《會照開》，關於居住環境的《綠色的森林》等。我並非一個十分熱衷政治的人，只是抒發一個普通市民的感受。藝術創作和個人生活息息相關，那時候，從不同媒介，天天接觸到的，都是有關香港九七回歸的種種問題，因此觸發了我的靈感，這系列畫的產生，是很自然的事。

九七過後，我仍繼續繪畫香港，我仍在這城市裡尋找看得見、看不見的風景。不錯，香港確實沒有典型的山水，但她擁有城市的面貌。如果你站在適當的位置，仍然可以找到風景。我覺得有時候山水就在你的心中。在《尋找風景》系列中我常強調「居住的環境」，這其實是香港人很貼身很迫切的問題，無論貧或富，十個香港人中有九個都在擔心這個問題。我在畫中很多時都會畫了一隻小蝸牛，我覺得香港很多人就像蝸牛一樣背著一間屋，為居屋憂心一輩子。

香港系列的創作，除了特別造紙，我採用了近似白描工筆的手法繪畫，這種技法較適合用來說故事，我自己較喜愛寫意水墨畫，也曾創作一系列全水墨的畫。因此有時畫白描倦了，便逃學去，用其他媒介創作，例如抽象畫混合媒介，又或者雕塑。

以中國畫挑戰自我

很多時，所有創作元素本來就是圍繞著創作者，而你的創作亦與你的生活有關；在創作的過程中對媒介和技巧愈成熟，就愈能夠發掘當中更多不同的可能，更能豐富自己的語言。

為甚麼我沒有放棄學習中國畫、研究中國畫？是因為我發覺中國畫的創作天地十分廣闊。不單是優雅的技巧，更包括對整個中國文化的認識。很簡單的紙筆墨，能表達及包容深遠無盡的思想境界，而我也很喜愛中國文學、詩歌等。基本上，我有廣泛興趣和好奇心，不論古典藝術或新的概念理論，我也有興趣研究，但可能因為中國人的關係，對中國畫有一份獨特的感情。

我發覺中國畫現今的發展空間好像愈來愈窄。我到現在花了二十多年時間學習中國畫，頭十年完全將心力放在技巧鑽研上。在我學到技巧之後，便慢慢摸索如何透過作品講說話；我不可以用老師的舊一套寄情山水、不問世事的態度去創作，所以漸漸我會問：為甚麼要限制國畫的題材？正因為中國畫難度很高，對我來說挑戰便更大。因為還有許多要學習的地方。

一條孤獨路

在創作過程中，從西到中，又中又西，我覺得不要緊，技巧只是一種創作的媒介，哪一種技法最能配合我要說的話，我使用它來創作。

現代中國畫的創作，也許是一條孤獨的路，但是我覺得「很好玩」，所以我仍然繼續；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藝術表達形式，我會留意它們，有時覺得好玩都會嘗試，我畫了多年畫，經過了多年來反反覆覆的尋求、練習、創作，發覺有無窮無盡的新發現。雖然我現在走的路，似乎有異於其他人一般藝術創作方向，跟現在畫壇的潮流也有點不同，但我覺得自己與社會沒有脫節——我創作的題材是來自日常生活和身邊的事情，當然其中還會加上自己的感受。這樣，每幅畫的感情會有不同，例如今天想休閒一點，明天卻想刺激一點。有時會由一句詩中發現令我作畫的引子，有時會因為一段新聞報道而得到靈感。

繪繪畫畫，塗塗抹抹，真是好玩極了，我是科技機器白癡，對拿著筆塗來塗去十分享受，常常覺得很幸運，能夠大半生從事自己喜愛的工作，這個工作，是我的遊戲，也是我最大的快樂。

訪問日期：2002年4月15日

訪問地點：藝術家家中

採訪、筆錄及整理：曾慶靈

資料來源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及出版計劃

(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– A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)

《他人的故事—我們的註腳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(1990-1999)》

(Someone else's story – our footnotes,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(1990-1999))

(2002年7月，香港藝術中心。) (July 2002, Hong Kong Arts Centre.)

© Hong Kong Arts Centre 2002.